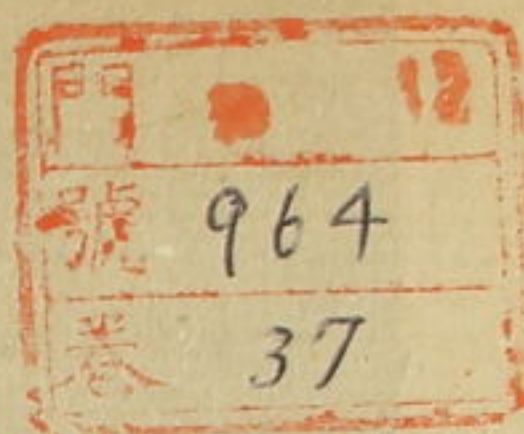


經義考



世七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五

司馬氏 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永見

蔡氏 元鼎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 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



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 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谿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禹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吁其名

魏氏文翁 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叙州

蔡氏淵 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渭 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元祐 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 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 少真 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年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熊氏 慶冒 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 升賢 中庸大學解

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康泉書院

黃氏 必昌 中庸大學講橐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

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抵乎考亭者為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逢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

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宐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為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蜾蠃雖本爾雅然蜾蠃蟲類恐於地道斂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為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易七章為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况下文明言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

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工氏幼孫中庸大學章句

二卷

佚

劉氏黻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蒙川集

傅氏子雲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夢桂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集中

鄭氏儀孫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奕夫中庸大學章句

佚

魯川胡氏 詳名未 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珌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 迪 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 瑞 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佚

曾氏 貫 庸學標注

佚

饒氏 魯 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索小戴記之舊
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存也自是而後考試
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
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
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袁氏 明善 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
授之旨而爲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 公晦 學庸約說

佚

黃氏文傑大學中庸雙說

佚

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玉大學中庸標說

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及卒私諡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宗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注觀者善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即了無繁復之勞也既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橐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注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

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即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范氏祖幹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景修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鼎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希顏大學中庸心法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郊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坊贊

善大夫

詹氏鳳翔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

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授書

會同館

黃氏淵玉學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

葉氏挺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湖廣

黃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玘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

卿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未見

溫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

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貴亨學庸議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萊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黔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雲南

叅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壘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巖泉先生奉天子命督視兩淮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遂進多士每期月三集於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即至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講究者筆之爲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刻之

繆泳曰嶺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存氏 日章 學庸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萬氏 未見 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 中立 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

承

鄒氏 元標 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王氏 豫 學庸識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應舉學庸略

二卷

存

應舉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厄之漢收其燼而傳注之家作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爲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其文也高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尚可尋

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爲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爲二略今耄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爲通略以明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爲是也

黃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

右侍郎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曆庚戌進士

李氏鼎學庸大旨

三篇

存

葉氏祺循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存

高佑鉅曰葉祺循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說二卷天啓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參補

一卷

未見

沈氏澣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澣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珮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璿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觀讀儒行

一篇

存

蘇氏總龜儒行解

一卷

佚

黃氏道周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故儒之爲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而說者以爲柔懦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光禮樂不作亂賊恒有天下無儒學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爲治其無當於是雖晉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周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
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
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學存於德行故備舉
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
不以爵祿爲宵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
定取舍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劉氏敬與爲人後議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終

弟子吳縣王 棧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一

鄭氏玄 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謏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謏 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湛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湛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湛受禮學於綦母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

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爲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 衮 三禮義記

佚

崔氏 靈恩 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閎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說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

元氏 延明 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

伏朗

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

玄植

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

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講三禮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

叔夏

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

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

三禮圖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三

四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實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登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

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絕軌去聖逾賈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嚮風適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開睢既亂師摯憫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放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

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祿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績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爲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

爲圭壁繚籍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叅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續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叙其凡叅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爲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詵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近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壁即畫穀蒲壁即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壁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叅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
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叅定
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
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
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寢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
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
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
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
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
遠圖繪缺然舛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
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
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
增損列於注釋共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
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
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
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
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譔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
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琕度尺好三寸
以爲度之文即燕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
之說此即是注璧琕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白
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
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

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訛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

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祿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

錢謙益曰宋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据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

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
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
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
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曆象順
於天則灾咎不形於物格灾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
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卷八二曰丘壇卷三三曰宗廟卷二四曰宮
室五曰庠序卷一六曰衣冠卷三七曰車旂卷三八曰寶貨卷一
九曰物用卷三十曰樂制卷一十一曰武制卷二十二曰曆象卷二
十三曰失利灾應目共二卷通圖議三卷序伏惟聖王覽其
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為簡書
之傳無灾咎為號令之應曆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得而
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
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
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魯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汝談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
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
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
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熊氏慶冑三禮通議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冑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

劉垕之門

練氏未二禮疑釋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終

門人南豐鄒 瑄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二

吳氏澂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已作

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壁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叅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霽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

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殽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為然故知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

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也天之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

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已作以公支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增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

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密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

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讐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

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廢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廢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叙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叙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叙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叙錄云儀禮傳十篇激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叙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

尚書周官古六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叙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

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平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令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爲事此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叙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僞託無疑

蕭氏對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終
畫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
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
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讐
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訂之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
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
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斛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爲吏辭退隱
居讀書從公遊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
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
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
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
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曰
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終

門人安福彭 倩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通禮 三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
初為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南

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

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艸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聖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倣朱子而析經附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

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一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

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
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
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年之意耳起丁丑迄
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
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黃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
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
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
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
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
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尚書真
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
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既戾孔子
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續三禮圖

二卷

存

績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
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
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既
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

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

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略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生盛德之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橐而歿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叙錄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注簡略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

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爲傳豈不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奧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據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

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

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

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刪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畧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蚤歲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已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已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黼按治官之

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卿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黃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爲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已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袁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

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

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饋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

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同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類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燕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撝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白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
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
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
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
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
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
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

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
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污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
四經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
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治必
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
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
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爲儒者紛亂遂慨
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爲
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燕府史胥徒爲在
民舉教之官而鄉舉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
征而賦歛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藪牧有制而土
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

女宮加男爵爲六宮傳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宮刑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爲家禮相見射鄉爲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爲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爲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槩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爲正經而內則少儀

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焉漢儒取首句爲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爲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彙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爲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爲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間居禮運禮器樂記爲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爲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

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爲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遠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彙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元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二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終

門人賴縣劉時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元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飲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

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

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一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纁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應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

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
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
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
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
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
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
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
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
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一曰大
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
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
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
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
長子一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
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
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
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
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
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已加也戴聖對曰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
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
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
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
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

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爲乳母總以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諸條當日群臣議奏帝臨親決漢制具存

景氏鸞禮略

隋志二卷 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甯禮雜問 唐志作禮論答問

隋志十卷 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商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佚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吳商撰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
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爲禮論

禮釋疑

七錄二卷

佚

徐氏廣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錄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叅軍任預撰

禮論帖

隋志三卷七錄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

隆禮議

七錄二卷

唐志一卷

佚

隋志

宋

祿大夫傅隆議

周氏

續之

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
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
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
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
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
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
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不
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

蔚之

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 佚之 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佚

士氏 儉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七錄三卷

禮答問

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

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

唐志十卷

佚

荀氏 萬秋 禮論鈔略 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佚

隋志 齊御史中丞

丘氏 季彬 禮論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六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錄一百二十卷

佚

禮統

七錄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摺遺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摺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捨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鴻禮答問

七錄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景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為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一十五篇列為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群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

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頻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叅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抄崔

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

禮粹為不亡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鼎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聞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鼎新少受業黃幹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

人倫

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艸若夫七雄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爲艸管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爲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

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搢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彙別畝濬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篇天叙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爲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歿可爲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湘山蘚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

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爲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啻於性命

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
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
致四靈愈千載之瘼瘡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
爲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
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
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爲一書以
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
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廢其在此當仁則爲無所
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
虛生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相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嶽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
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已
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
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月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
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
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姍笑行古禮者何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一
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以行古禮之人爲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即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爰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編中

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

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爲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畧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漏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既詳乎其言矣而予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複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爲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隋志十卷

佚

禮秘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經義考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終

門人建昌鄒士扶覆校

